

素尚註證 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013
冊數	9 (2)
函號	300 193



黃帝內經素問註發微卷之四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弟庠生馬茂馬葛馬蓋馬芸全較

①通評虛實論第二十八

評論也內論病有虛實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

此先明虛實二字之義也言人非無故而實以邪氣盛

則實耳邪氣盛者外感也非無故而虛以正氣奪則虛

耳正氣虛者內傷也

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

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臟皆如此

此舉肺虛一臟其生歿必隨乎時而可以例諸臟也。肺主氣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氣上行而逆則在下之足以無氣而寒。故此肺虛而非相尅之時則生。如春秋冬是也。如遇相尅之時則歿。如夏時之火是也。餘臟虛者其生歿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爲對未及於實也。

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脉滿是謂重實。重平聲後同

此言病有重實之義也。大熱爲病邪氣甚熱。以後文寒滿而實照之則此氣熱者其脉甚滿是實而又實謂之邪氣熱也非人之中氣也。

重實也。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脉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臟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岐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脉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帝曰經虛絡滿何如。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脉口寒濇也。此春夏歿。秋冬生也。帝曰治此者柰何。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

此節卽經絡俱實絡虛經實經虛絡實者而擬其脉體。

央其成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十五絡也。虛者，卽前精氣奪，則虛也。實者，卽前邪氣盛，則實也。經爲陽，絡爲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而以絡並之，則經皆爲陽。絡中亦有屬陽者，而以經並之，則絡皆爲陰。寸部爲陽，尺部爲陰。急脈爲陽，緩脈爲陰。滑脈爲陽，濇脈爲陰。脈熱爲陽，脈寒爲陰。今寸部急而見陽，是經實也。尺脈緩而見陰，是絡亦實也。所謂經絡俱實也。必其急緩之脈帶滑，則爲順而生。帶濇，則爲逆而歿。何也。大凡物類皆有虛實，必滑濇則生，枯濇則歿。非特脈爲然也。故五臟骨肉滑利，所以其脈亦滑，可以長久而生也。若五

臟濇滯，則其脈亦濇，必不能長久而歿矣。何以異於物類也哉。其有絡氣不足，經氣有餘，是絡虛經滿也。惟經氣有餘，故脈口熱。唯絡氣不足，故尺部寒。春夏屬陽，合經與寸。秋冬屬陰，合絡與尺。惟脈口熱而尺部寒，故時逢秋冬，則陰氣盛，而脈口不宜熱。熱爲逆而歿。時逢春夏，則陽氣高，而脈口宜熱。尺中宜寒，當爲順而生。卽主病者而治之，何經有餘則瀉之，何絡不足則補之。其有經氣不足，絡氣有餘者，卽經虛絡滿也。滿者實也。唯絡脈滿，故尺部亦熱。惟經脈虛，故脈口亦寒。濇，春夏應經與寸，所以寒濇則歿。秋冬應絡與尺，所以熱濇而生。

不言治主病者。卽上文可以例推也。治主病者何如。絡爲陰。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經爲陽。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由此觀之。則大抵灸主於瀉。而刺則可補也。

帝曰。何謂重虛。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虛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惛然。

脈虛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

按甲乙經作脈虛。脈之下。

缺一虛字。氣虛。氣之下。多一上字。尺虛。二者並虛。爲當。故下文。以氣虛尺虛。脈虛爲答。詳上文。重實。以氣熱。脈滿爲重實。此節。脈虛。氣虛。尺虛。並爲重虛者。甚有理。不但尺寸俱虛。爲重虛也。王氏似未當還。以甲乙經爲的。

此言病有重虛之義也。脈虛。氣虛。尺虛。謂之重虛。氣虛者。真氣不足也。故脈動無常。尺虛者。腎氣不足也。故行

步惛然。脈虛者。手太陰寸口。所見之脈。按之不應手也。

如此三虛。是謂重虛。若帶滑利則生。否則濇滯而死矣。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

此言氣寒。而脈實者。亦以滑爲生。而濇爲死也。帝言上

文。氣熱。脈滿。已謂重實。必滑則從。濇則逆。今者寒氣暴

上。脈亦盛滿。與氣熱。脈滿者異。其於滑濇。逆從。生死。何

如。伯言不問寒熱。止論滑濇。雖因寒而實。必其脈滑。而爲順則生。脈濇而爲逆則死也。

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

死

此即脉證。雜見陰陽者。而以時決其死生也。脉實滿者。是陽脉也。頭熱者。是陽證也。皆邪氣有餘也。手足又寒。是陰證也。乃真氣又虛也。若此者。真邪不分。陰陽相雜。然春秋者。陰陽未盛之時也。正平和之候。故生。冬夏者。偏陰偏陽之時也。脉盛頭熱者。不能支於夏。手足寒者。不能支於冬。故死。

脉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

此言證與脉反者死也。脉浮而濇。乃肺脉之應於秋者。也。而身有熱。則火盛金衰。主死。此前後無問答之語。疑

為錯簡也歟。

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脉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如是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脉字下當

有口

此言陽病者。當得陽脉。陽證也。身形盡滿。乃陽病也。脉口之脉。急大而堅。是陽脉也。宜尺部則濇。而不相應耳。然必手足溫者。是陽證也。故有是脉。有是證。則為從而生。否則脉雖急大堅。而手足反寒。是謂逆而死也。

帝曰。乳子而病熱。脉懸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

則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

此言乳子，脈與病反者，復有他證可驗。病證俱甚者，復有脈體可據，而決其死生也。乳子而病熱，陽證也。而脈則懸小，是陽證見陰脈也。然手足溫和，正氣猶存，脈雖懸小，特未大耳。故可以得生。否則手足寒而死矣。又乳子中風發熱，喘鳴肩息者，陽證也。脈當實大。惟實大中而緩，則邪氣漸退，可以得生。若實大中而急，則邪氣愈增，其病當死矣。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澹者曰死。以臟期之。

此言腸澼之屬，有便血者，有下白沫者，有下膿血者，隨證隨脈，而可以決其死生也。腸澼者，大小腸有所辟積，而生諸證，故腸澼為總名。而下三者，為諸證也。生氣通天論曰：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為痔，所以亦用腸澼二字。太陰陽明篇亦云：久為腸澼。便血者，大便中下純血也。有等俗名，腸風下血，有糞前來者，為近血。是腎肝有火，糞後來者，為遠血。是心肺有火。今茲腸澼便血，凡下血皆是。是血為陰，而下血為陰證。若身熱，則火



盛故主死。身寒則火衰，故主生。其下白沫者，非膿非血，而白沫下行，是肺氣受傷也。然亦陰證之類，故脉沉則生，以陰證宜見陰脉也。若脉浮則死，以陰證見陽脉也。其下膿血者，赤白相兼，氣血俱傷。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篇謂之疲泄，難經謂之大疲泄。然脉以懸絕為死，正氣不足也。滑大則生，正氣有餘也。帝問：凡腸澀之屬，有身不熱，則證不效，脉不懸絕，則脉不效。伯言：終當以元氣為主，故脉必滑大則生。若懸澀則死。其死者，以臟期之所。謂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者是也。按脉訣云：下痢微小，却為生。脉大浮洪，無瘥日。今屢治此疾，亦有滑大而沉小而死者，其懸澀之謂邪。

當以經言為的也。

帝曰：癩疾何如？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堅急，死不治。帝曰：癩疾之脉，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此言癩疾之脉，得陽脉虛脉而生也。癩疾者，陽證也。故搏大滑，則陽證得陽脉，所以病久自已。若脉小堅急，則得陰脉，故死不治。然癩疾之脉，當有取于虛也。必搏大滑中，帶虛可治。若帶實則邪氣有餘，乃死候也。脉訣云：病定癩狂，其脉實牢保安吉。寸關尺部沉細時，如此未聞人救得，正與此大義相合。又按長刺節論第十一節，則刺狂癩有法，又以靈樞癩狂篇考之，則義無餘蘊矣。

帝曰：消瘴虛實何如？岐伯曰：脉實大，病久可治。脉懸小堅

病久不可治。

此言消痺之病得陽脉而生也。消痺者熱證也。故脉實大。雖病久亦可治。若懸小堅。又至於病久則益不可治。

矣。脉要精微論云。痺成爲消中。靈樞五變論消痺可參看。

帝曰。形度骨度。脉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方盛衰論云。診有十度。脉度。藏

度。肉度。筋度。俞度。又按靈樞有骨度。脉度。篇名。而又有經筋篇名。至於形度。則無之。今帝以爲問。而下又無答語。乃他篇之錯簡也。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

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

疽不得頃時回。

亟音棘。塞入聲。

此言三時治病。各有所宜。而冬時則用藥。而不用鍼也。

春時治病。治其各經之絡穴。夏則治其各經之俞穴。秋

則治其六府。冬則閉塞。但用藥而不用鍼石。所謂冬時

少用鍼石者。非謂冬時癰疽亦不用鍼石也。彼癰疽不

得頃刻挽回。若不用鍼石以瀉之。則內爛筋骨臟腑。豈

得不用鍼石哉。特謂他病。則冬時不用鍼石耳。

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病。與纓

脉各二。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

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暴癰筋續。隨分而痛。魄

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

病音賄。掖腋同。經軟同。

此承上文而言治癰之法。有此三等也。凡癰疽痛無定所。故按之不應手。亦無定時。故乍來而乍已。當刺手太陰肺經之傷三痛。蓋肺經之穴在胸中者。曰雲門。今日肺經之病。則是足陽明胃經氣戶等穴也。刺瘡曰瘡。三痛者。三次也。刺三次。則有刺瘡者三。其曰纓脉各二者。亦以胃經之穴。如人迎水穴。在結喉旁一寸五分。則是結纓之所。故曰纓脉各二者。左右各二也。有等腋下生癰。其體大熱。當刺足少陽膽經之穴五痛。宜是膽經之淵液穴也。腋下一三寸宛宛中。舉腋得之。鍼三分。禁灸。若刺之而熱不止。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即手心主之穴三痛。宜是天池穴也。腋下一三寸乳後一寸。

鍼二分。灸三壯。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寸口陷中。鍼三分。禁灸。絡

穴列缺。去腕側上一寸半。鍼二分。灸三壯。及大骨之會各三痛。當是手

太陽小腸經之肩貞穴也。在曲肘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鍼三分。灸三壯。有

等暴發為癰。隨其分肉筋綆而痛。在外之魄汗。出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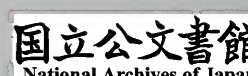
盡。在內之胞氣則不足。而小便不通。當治受患本經之

俞穴。如手太陰肺經列缺為俞之類也。按癰疽大義。悉具靈樞癰疽篇。

八十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圓利鍼。

此言治腹暴滿之法也。凡腹中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



陽經之絡穴支正。在手腕後五寸。鍼三分。灸三壯。胃之募曰中脘是也。

臍上四寸又取足少陰曰腎俞穴者。去脊十四椎間。左右各

開一寸五分。共為三寸。刺之五瘡。此穴本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少陰者。

以腎為足少陰也。當用圓利鍼以刺之。即靈樞九鍼論之第六

鍼也。

霍亂刺俞傍五。足陽明及上傍三。

此言治霍亂之法也。凡霍亂者。刺上節腎俞之傍。即志

室穴也。刺之五瘡。十四椎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鍼五分。灸七壯。又取足

陽明日胃倉穴。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鍼三分。灸七壯。及上有意

舍穴各三瘡。十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鍼三分。灸三壯。此二穴亦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

足陽明者。以其為胃穴也。

刺癰驚脈五。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陰五。刺手少陰經絡

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此言刺癰驚之法也。言刺癰驚之脈有五。其一鍼手太

陰肺經穴各五瘡。乃刺其經穴經渠也。寸口陷中。鍼二分。留二呼。禁灸。

其一刺手太陽小腸經穴各五瘡。當是經穴陽谷也。按

灸。聚英主癰疾。手外側腕中。鏡骨下陷中。鍼二分。灸三壯。其一刺手少陰心經絡穴

通里。然謂之絡傍。則是手太陽小腸經支正穴也。按。鍼

英主風虛驚恐悲愁。癲狂。鍼三分。灸三壯。刺之者。一瘡而已。其一刺足陽明

胃經之解谿。按。鍼灸聚英主癰疾。鍼五分。灸三壯。其一刺足踝上之五寸。

卽足少陰腎經之築賓穴也。按鍼灸聚英主癩疾。鍼刺三分。留五呼。灸三壯。
 之者。三疝而已。

凡治消痺。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跛。

寒風濕之病也。

高膏同。塞入聲下同。著着同。蹠音隻。跖同。孟子鷄鳴而起章。盜跖從庶。陳仲子廉士章。從石義同也。楚人謂跳曰蹠。蹠音波。易曰。跛能履。又音避。國語云。丘無跛。

此言凡治諸病者。皆當知病所由起也。肥貴人用膏粱之品。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凡為消痺。為仆擊。為偏枯。為痿。為厥。為氣滿。為發逆等證。由之而生也。

人暴時有憂者。氣閉塞而不行。故凡為隔塞。為閉絕。為上下不通等證。所由生也。人有內氣暴時上薄。故凡為暴時而厥。為聾。為前後一偏而塞。為前後俱閉不通等證。由之而生也。然此皆從內而生。又有外中于風。熱極肉消。筋脉不利。故有為瘦。為留着之病也。其有寒有風有濕者。則又為蹠為跛之病也。

黃帝曰。黃疸。暴痛。癩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臟不平。六腑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

此帝亦言病有所由生者。皆從內而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然各經脉氣。久逆于上。而

不下行。則拂積于上中二焦。故為黃疸。為暴病。為癩疾。為厥。為狂。諸證所由生也。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故滿而不能實。五臟本與六腑相為表裡。今飲食失宜。吐利過節。以致六腑不能傳其化物。而六腑閉塞。則五臟亦不和平。各病自生也。大腸為傳導之腑。小腸為受盛之腑。胃為倉廩之腑。今腸胃否塞。則升降出入。脉道阻滯。故為頭痛。為耳鳴。為九竅不利。諸證所由生也。

○太陰陽明論第二十九

太陰者足太陰脾也。陽明者足陽明胃也。詳論脾胃病之

所以異名異狀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為表裏。脾胃脉也。生病而異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臟。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入五臟。則臍滿閉塞。下為殮泄。久為腸澼。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于風。

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更平聲

此言脾胃雖為表裏而其為病則異名異狀也脾臟為陰胃府為陽是陰陽異位也春夏陽明為實太陰為虛秋冬太陰為實陽明為虛是更虛更實也春夏太陰為逆陽明為從秋冬陽明為逆太陰為從是更逆更從也陽脉從外陰脉從內是從內從外也故脾胃雖為表裏而其病異名也如下文陽病身熱不時卧上為喘呼陰病膈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者皆異名也下文之所謂異狀者亦以此耳帝以異狀為問伯言人身本與天地相參故天在外主包夫地地在內主包於天人身六陽氣猶天氣也上運於外人身六陰氣猶地氣也主運

于內陽運于外者為實陰運于內者為虛故大凡賊風虛邪陽經受之飲食起居之失陰經受之陽經受之則入六府而為身熱為寢臥不時為上為喘呼皆陽證也陰經受之則入五藏而上為膈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皆陰證也不唯是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主乎天氣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主乎地氣此二語見靈樞憂患無言篇唯通天氣故受風氣唯通地氣故受濕氣且足之三陰從足上行至腹以至於頭而手之三陰從臍以至於手是以凡陰經受病者自下之行極而復上行也手之三陽從手上行至頭而足之三陽從頭下至於足是

以凡陽經受病者。自上之行極而復下行也。故凡陽於風者。必上先受之。以陽氣在上也。傷於濕者。必下先受之。以陰氣在下也。故觀陽經受病。而胃之受病在其中。觀陰經受病。而脾之受病在其中矣。病之異狀。有如是夫。王註以陰陽異位更實更虛。強入者非。殊不知此乃總論六陽六陰之理。而脾胃自在其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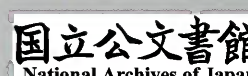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稟也。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為去

此言有脾病者。四支之所以不能舉也。帝在脾在內。四

支在外。然脾有病。而四支不用者。何也。靈樞經脉篇有等語。皆言手足之指不能舉用也。伯言四支皆稟氣于胃。而胃氣不能

自至於四支之各經。必因於脾氣之所運。則胃中水穀之氣。化為精微之氣者。乃得至於四支也。今脾經受病。如上文臆滿。閉塞。飧泄。腸澼之類。則不能為胃化其水穀。行其津液。故四支者。不得稟水穀所化之氣。而各經之氣。日以衰微。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四支安得而舉焉。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



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生時也。長掌同土也，著着同。

此言脾之所以不主時也。按歷法，辰戌丑未四季之月，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

各土王用事十八日，一歲共計七十二日。由此推之，春主正二三月，除十八日，則木亦王七十二日。夏主四五月，除十八日，則火亦王七十二日。秋冬皆然。故五行五七三十五，計三百五十日，二五得十日，共為三百六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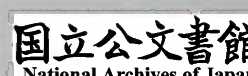
十日一歲周矣。伯言脾屬土，土主中央，常以四季之月，王十八日，則脾主四時之四藏，亦各十八日，所以不得獨主一時也。

然胃亦屬土，脾與胃土之精相為依着，唯土生萬物而法天地，所以脾主胃土，上下至于各經，而不得專主于一時耳。

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為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脉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為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為之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四為字，俱去聲。

此承上文而言脾經行氣於各陰，胃經行氣于各陽，而脾必為胃行其津液，故脾病者，所以四支不能舉也。按

樞足陽明之脉，屬胃絡脾，足太陰之脉屬脾絡胃，上膈挾咽，上三陰，正指脾也。陰陽類論曰：三陰為母，下三陰指手足太陰少陰厥陰也。三陽指手足太陽陽明少陽也。豈以一膜相連而謂之不



能行其津液哉。

陽明脉解篇第三十

詳論足陽明胃經脉病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脉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惡去聲。下俱同。惋。烏貫切。

此言胃之所以聞木音而驚。見火與人而皆惡也。陽明屬土。木能剋之。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鐘鼓不為

動者。鍾鼓屬合。金乃土之子也。陽明主肉。其脉多氣多血。邪客之則熱。熱甚故惡火也。陽明氣迎則喘而惋。熱惋熱則煩惋。故惡人煩擾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臍則死。連經則生。

此承上文言陽明厥則喘。而因明其有生死之異也。蓋厥逆內連五藏。則邪入已深。所以至死。厥逆外連經脉。則邪尚在外。所以得生。未可以其喘而均疑之也。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之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

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此言胃病所以能登高而歌棄衣而走妄言而罵者皆以其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盛熱盛故陽盛陽盛則三者之證由於此矣

熱論篇第三十一

首言熱病者皆傷寒之類故即以熱論名篇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已上者何也不知其

願聞其故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脉連于風府故為

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故為之為去聲則為之為平聲

此承帝問傷寒之有愈有死者而先舉大畧以告之也

帝言人傷于寒傳為熱病故凡有熱病者皆傷寒之類

也水熱穴論帝問人傷于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又此處王註以傷寒論中至夏變為熱病之熱病強解甚非蓋未有傷于寒而不成熱病者非但至夏之熱病為然也然有愈者愈

必在十日已上有死者死必在六七日間其故何也伯言三陽者謂之巨陽即足太陽膀胱經也按五藏生成篇則手太陽

小腸經亦可稱為巨陽但此篇則主膀胱經而言耳乃諸陽經之所屬其脉自睛

明而始上連于督脉經之風府穴自頭項至背至足凡
一身手足陽經皆屬于此故穴有一百二十六真為諸
陽經主氣也凡五藏六府之穴無非此經所屬人之傷于寒也自足太
陽而始或在本經或傳陽明少陽或傳太陰少陰厥陰
皆成熟病雖曰死皆在六七日間但熱雖已甚亦有不
至于死者蓋就中亦有可汗可泄而已此皆謂之不死
也唯兩感于寒而病者則一日兩經受病三日六經受
病所以其人必六日而死耳下文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
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脉俠鼻絡於目故身熱
目疼而鼻乾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
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
於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布胃中絡于
嗑故腹滿而嗑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繫
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循陰器而
絡于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
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于寒者七日巨陽病衰
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
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
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小腹微

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乾音于。益音帝。

此承上文而詳論傷寒傳經之證。除可汗可泄而已者。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已上也。人之一身。三陽為表。三陰為裏。其巨陽為三陽。最在外。陽明為二。陽在太陽之內。少陽為一。陽在陽明之內。此三陽者為表也。其太陰為三陰。在少陽之內。少陰為二。陰在太陰之內。厥陰為一。陰在二陰之內。此三陰者為裏也。皆由內以數至外。故一二三數之次如此。義見陰陽類論。陰陽別論。人之感邪。自表經以入裏經。方其始也。先感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經。留而不去。入舍于內府。留而不去。入舍于內藏。

於經脉。留而不去。入舍于內府。留而不去。入舍于內藏。大義見皮部論。調經論。刺繆論。釋此斷不可失。此義方有來歷。今試以傷寒之邪。行于

經脉者言之。足太陽膀胱經之脉。起于目內眦。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故傷寒一日之所受者。乃巨陽也。惟其經脉如此。所以頭項痛。腰脊強之證見矣。張仲景云。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蓋傷寒論之所傷。定以七日為期。故一日兼言二日。深為有理。自太陽以入陽明。故二日陽

明受之。陽明胃經屬土。主肉。其脉挾鼻。絡于目。所以身熱。目疼。鼻乾。而不得卧也。諸經經脉之行。莫詳于靈樞經脉篇。但此熱論。乃岐伯所言。其辭約而盡。不必引彼以入之。張仲景云。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自陽明以

入少陽故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脇絡于耳。所以胸脇痛而耳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當三四日發。此則三

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三陰之藏者。可汗而已。已

者。病勢之止也。此所謂藏者。非內藏也。即後三陰經也。以三陰屬五藏。故以藏字言。全元起及

太素俱更此藏字為府字者。皆未考此義耳。此事難。或知集李東垣謂非五藏之藏。乃是藏物之藏者。尤強。

失於汗之而已。則自少陽以入太陰。故四日太陰受之。

太陰脾經之脉。布胃中。絡于嗌。所以腹滿而嗌乾也。張仲

景云。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自太陰以入少陰。故五日少陰

受之。少陰腎經貫腎絡于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

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自少陰以入厥陰。故六日

厥陰受之。厥陰肝經之脉。循陰器而絡于肝。所以煩滿

而囊縮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斯時也。皆三日已

滿之後。可泄而已。若非泄之而已者。則三陽三陰五藏

六府。皆以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其人必死。所以其

死。皆在六七日間者。此也。此由六經而傳。原非兩感於

寒。故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正以初時所感之

邪太甚。既于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太

陽。則至此而比之一日之證。則少愈焉。非厥陰之邪。復

出而傳之。足太陽也。後世以再傳為說者。非本篇與張仲景傷寒論原無此義。乃成無已

註釋之繆。蓋三陽為表。三陰為裏。自太陽以至厥陰。猶人入戶升堂。以入於室矣。厥陰復出。傳于太陽。奈有二

陰三陰一陽二陽以隔之。豈有遽出而傳之太陽之理。故謂初時所感之邪。傳之陽明者。尚未盡衰。則可斷非厥陰之邪。又再出而傳之太陽也。至於已後。餘經亦非相傳。皆初時所傳之邪。至此方衰也。本篇衰字最妙。愚註難經正義。備以此義。載於五十八難之下。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

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已減如故。且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其舌乾既已。而且

有噫。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其少腹亦微下。斯時也。大

邪之氣皆去。病日已矣。所以其愈皆在十日已上者。此

也。又考各經經脈。全在足經。與手經無涉。蓋足太陽與少陰屬水。水得寒而水足。陽明與太陰屬土。土得寒而圻。足少陽與厥陰屬木。木得寒而凋。若手之六經。則屬金與火。火得寒而愈烈。金得寒而愈剛。所以寒不能傷之也。此議出于劉草窓氏。真足以破萬古之疑。彼以手經為說者。蓋不考諸經之經脈云。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其

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此言治之之法也。言三日未滿之前。邪猶在表。故可發

汗。三日已滿之後。邪已入裏。故可下泄。此乃所以通其

府藏之脈。而病之所以日衰已也。按正理傷寒論曰。脈

發其汗。脈細沉數。病在裏。可下之。故雖日數過多。而有表證。脈太浮數。猶宜發汗。日數雖少。即有裏證。脈沉細數。猶宜下之。則汗下之法。又當以脈為憑。不可執一也。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

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

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

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強上聲

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於強食。而有治之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熱病已愈。而邪氣不得盡衰。若有所遺而在者。以其熱甚。而強食之。則邪氣與穀氣相蒸。兩熱相合。所以病之有所遺也。必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則可使必已矣。然與其治之於既遺之後。孰若禁之于未遺之先。病熱少愈。胃氣尚虛。而強食大肉。則肉本性熱。而難化。所以熱病復生。或多食之。則熱病仍遺矣。此其當禁者也。上文言穀。則非肉。亦能病于強食。而此止云肉。正以

肉較之穀。尤所當禁者耳。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脉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謔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帝曰。五藏已傷。六腑不通。營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謔音占。長上聲。此言兩感於寒者。大約六日而死。然亦有三日而死者。也。兩感於寒者。一日。則巨陽少陰受之。巨陽病。則頭痛

而少陰病則口乾與煩滿也。二日則陽明太陰受之。陽明病則身熱譫言而太陰病則腹滿不欲食也。三日則少陽厥陰受之。少陽病則耳聾而厥陰病則囊縮而厥也。此則自其經腑之行而為病者言之。惟其陰陽兩經相感所以各證互見者如此。至此則水漿不入且不知人。故六日而死也。其有等三日而死者。正以陽明者為十二經脈之長也。陽明多氣多血故感邪則熱愈盛病愈甚。而三日之際元氣已盡所以速於死也。按此事難知集問兩感邪從何道而入謂太陽自背俞而入少陰自鼻息而入殊不知邪從風府而入則自府而藏不必傳經而府藏俱感矣其云從鼻息而入者非經旨也。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此言溫病暑病各有其時也。傷寒之病發于冬者為正傷寒如上文所言是也。其有所謂溫病者則夏至已前者為病溫。張仲景云冬感于寒至春變為溫病此非溫瘧風瘟瘧毒瘧疫可同蓋彼乃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楊玄操龐安常謝氏俱未知此義故誤釋難經見本經溫字本溫和之溫正以寒中有熱而不可謂之專寒熱中有寒而不可謂之專熱所以以溫名之彼更感異氣乃時候使然非止一人者。後夏至日者為病暑。然人感乎暑當令暑與汗皆出而勿止之。

可也。生氣通天論曰體若燔炙汗出而散。王註云此言有可汗之理者是也。按經言暑當發汗後世用香薷木通澤瀉利水等藥者何也蓋感暑

首手少陰心以暑屬火而入心也心與小腸為表裏使之滲入膀胱而下行則暑從小便而去矣設若發汗則暑傷氣而汗又亡陽此刊本之所以勝於發汗也

刺熱篇第三十二

詳論五藏熱病而有刺之之法故名篇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負負脈引衝頭也

此篇備言刺熱病之法而先以肝經言之也言凡五藏成熱病者未遽熱也各有先見之證而及其邪正相爭則熱病乃加然其甚其死必以尅我之日得汗而愈必以自得其位之日在各隨其府藏以治之而也試以肝

經言之肝熱病者其始必先小便黃先腹痛先多臥而此身乃熱蓋肝經之脈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也及其邪氣與正氣相爭則狂言而驚脇滿而痛手足皆躁臥不得安正以肝經之脈從小腹上俠胃貫鬲布脇肋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此諸證兼見也肝之病發為驚駭見金匱真言論故病則驚胃不和則臥不安今木來乘土故不得安臥也然以庚辛而甚金尅木也甲乙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庚辛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肝與膽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所謂氣逆者必其頭痛負負脈引衝頭也蓋肝經自

舌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脉會于巔故病氣逆則如是也。負負者靡定也。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

太陽樂音洛 卒音粹

此以心熱病者言之也。心熱病者其始先不樂數日蓋邪氣入於經絡則神不安故不樂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卒然心痛煩悶善嘔頭亦疼痛面赤無汗蓋心脉起于心中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小腸之脉直行者循咽下鬲抵胃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

至目外眦故此諸證兼見也。心在液為汗今病熱故無汗以出耳。然以壬癸日而甚水尅火也以丙丁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壬癸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唯心與小腸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頰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

此以脾熱病者言之也。脾熱病者其始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而且欲嘔蓋胃之脉起于鼻交額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

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顛。故先頭重。頰痛。顏青也。脾之脉。其支別者。復循胃別。上鬲。注心中。其直行者。上鬲。俠咽。故煩心欲嘔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腰痛。不可以俛仰。腹滿而泄。兩頰皆痛。蓋胃之脉。支別者。起胃下口。復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脾之脉。入腹屬脾絡胃。又胃之脉。自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故腹滿泄。而兩頰痛也。然以甲乙日而甚。木尅土也。以戊己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甲乙日而死。以其氣逆則死也。惟脾與胃為表裏。故刺此二經

之穴耳。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此以肺熱病者言之也。肺熱病者。其始先淅然而厥。毫毛皆起。惡風與寒。舌上先黃。蓋肺主皮毛。故熱中之。則先淅然惡風。起毫毛也。肺之脉。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胃熱上升。故舌上黃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喘欬交作。痛走胸膈背。不得太

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蓋肺居鬲上。氣主胸膈。在變動
為欬。背為胸中之府。故喘欬而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
也。肺之絡脉。上會耳中。今熱氣上薰。故頭痛不堪。汗出
而寒也。然以丙丁日而甚。火尅金也。以庚辛日而大汗。
以本經氣壬之日也。必以丙丁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
惟肺與大腸為表裏。故刺二經出血。如大豆狀。其病當
立已也。

腎熱病者。先腰痛。斷瘦。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
斷寒且瘦。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負負澹澹然。戊巳
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巳死。刺足少陰太陽。數音朔

此以腎熱病者言之也。腎熱病者。其始必先腰痛。斷先
瘦。先苦渴而數飲。蓋膀胱之脉。從肩髃內。俠脊抵腰中。
又腰為腎之府。故腰先痛也。腎之脉。自循內踝之後。上
膈內。出臑內廉。又直行者。從腎上貫肝。入肺中。循喉嚨。
俠舌本。故斷瘦苦渴數飲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
正爭。則項乃強。斷寒。又瘦。足下又熱。不欲言語。蓋膀胱
之脉。從腦出。別下項。腎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趣足心。
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踰內。又其
直行者。從腎上貫肝。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為諸
證如此也。其氣之甚逆。則頭痛圓圓。然而靡定。澹澹然。

而無意味也。然以戊巳日而甚，土尅水也。以壬癸日而
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戊巳日而死，以氣之甚
逆也。惟腎與膀胱為表裏，故取此二經之穴耳。

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

此承上文而言汗出之日，必在于所勝之日也。肝以甲
乙日而汗，以木勝也。心以丙丁日而汗，以火勝也。脾以
戊巳日而汗，以土勝也。肺以庚辛日而汗，以金勝也。腎
以壬癸日而汗，以水勝也。本藏雖病而藏氣未衰，猶能
勝邪，故汗出有如此耳。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頰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
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
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此言治五藏之熱病，必於其所先見者治之也。肝屬木，
主東方，左頰應之，故左頰先赤。心屬火，主南方，頰應之，
故頰先赤。頰，額也。脾屬土，主中央，鼻應之，故鼻先赤。肺屬
金，主西方，右頰應之，故右頰先赤。腎屬水，主北方，頤應
之，故頤先赤。其熱病雖未發，而有此先見之赤色，乃從
而先治各部，謂之治未病也。

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而已。

此又即熱病而決其病已之期，即上文汗愈之日之義。

也。凡熱病從面部所起者。如肝起于左頰。則甲乙日而已。心起于頰。則丙丁日而已。脾起于鼻。則戊己日而已。肺起于右頰。則庚辛日而已。腎起于頤。則壬癸日而已也。

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

此言誤刺五藏之熱病者。一誤則三周而已。再誤則必死也。刺之反者。如肝病刺脾。脾病刺腎。腎病刺心。心病刺肺。肺病刺肝。皆刺之相反者是也。當三週所勝日。而病始已。重逆者。初刺之誤。尚待三週。况可再誤乎。故謂之死也。

諸當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大出也。

前言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指各藏自汗之日而言。此言凡用鍼。以發汗者。亦至所勝之日。而刺之。則汗亦可大出也。

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此寒處。身寒而止也。

此言治諸熱病者。必飲之以寒水。衣之以寒衣。居之以寒所也。凡治熱病者。必先以寒水飲之。乃用鍼以刺之。刺之之後。必寒其衣。寒其處。則熱退身涼。乃可以止鍼也。

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病甚者為五十九刺

此以下皆即熱病先見之證而分經以治之此則以先胸脇痛者言之也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乃足少陽之病也寫足少陽之木氣補足太陰之土氣恐木傳土也如病甚者為五十九刺按水熱穴論帝曰夫子言治熱病者五十九俞願聞其處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中行謂上星顙會前項百會後項次兩旁謂五處承光通天絡却玉枕又次兩旁謂臨泣目窓三營承靈腦空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寫胸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寫胃中

之熱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寫四支之熱也五藏旁五此十者以寫五藏之熱也按靈樞熱病篇五不一宜合而詳之

熱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手臂痛者當刺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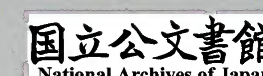
肺經也王註以肺經取絡穴列缺大腸經取井穴商陽

熱病始于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頭者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也王註以為天柱主之

熱病始于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胃經也王註以為三里主之



熱病先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為五十九刺

此言熱病始于身重骨痛耳聾好瞑者當刺足少陰腎

經也蓋腎主骨故刺之如病甚當刺前五十九穴按靈樞熱

病篇云熱病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與此節相同

熱病先眩冒而熱胸脇滿刺足少陰少陽

此言熱痛始於眩冒而胸脇滿者當刺足少陰腎經足

少陽膽經也王註以為兩經之井榮穴主之

太陽之脉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

已與厥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

之脉色也按少陽之脉色也六字王氏所增當作衍

此舉太陽之熱病而決其生死也足大腸膀胱經之病

脉赤色榮於顴骨乃太陽熱病也蓋顴為諸骨之宗太

陽與腎為表裏腎主骨也然雖榮於顴骨而猶未交於

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

太陽之病待壬癸日可愈也若外見太陽之赤色肉應

厥陰之弦脉則厥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蓋太陽

受病當傳入于陽明今又厥陰之脉來見是土敗而木

賊之也水生數三死期不過三日何也其熱病內連腎

也楊上善云足太陽水也厥陰木也水以生木木盛水

衰故太陽水色見時有水氣爭見者水死以其熱病內

連於腎腎為熱傷故死也。

少陽之脉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此舉少陽膽經熱病而決其生死也少陽之脉赤色榮於頰前則是顴骨下近鼻兩旁乃少陽之熱病也然雖榮於頰前而未交於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少陽之病待甲乙日可愈也楊上善云少陽為木少陰為水少陽色見之時有少陰脉爭見者是母勝子故木死。

熱病氣穴三椎下間主胸中熱四椎下間主膈中熱五椎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榮在顴也項上三椎陷者中。

脊節之謂椎椎窮之謂骶按督脉經三椎下間名身柱四椎下間無穴五椎下間名神道六椎下間名靈臺七椎下間名至陽然數第一椎者項骨之上有三椎乃項骨也三椎之下陷者中乃大椎也由此而下數之則諸椎得矣末句舉數椎之大法也。

頰下逆顴為大瘕下牙車為腹滿顴後為脇痛頰上者鬲

上也即面部以知病莫詳于靈樞五色第四十九篇

此總面部之色而知腹中之病也色見於頰之下而又

逆觀而上行乃大痲泄之疾也。按靈樞五色篇當以觀下為大小腸之分難經

亦有大痲泄色見於下牙車者為腹滿之疾。色見於顴之後

者為脇痛之疾。按靈樞五色篇以顴為肩以顴後為臂則此曰顴後者顴之後也故指為脇

色見於頰之上者為鬲上之疾也。

○評熱病論第三十三 首二節論熱病故名篇後二節則論勞風腎風也

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

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

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

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

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

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

可立而輕也且夫熱病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

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

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按靈樞第二十三

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論甚者死死又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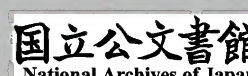
此言熱病汗後者為脈躁為狂言為身熱不食者之必

死也病名曰陰陽交為陰陽之氣不分別也今夫精氣

盛而穀氣消穀氣消而汗自能出今邪氣交爭而得汗

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矣乃復熱

而不能食是精氣不能使之食也所以其壽可傾也邪



盛則脉盛邪退則脉靜彼熱論有謂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尚躁疾不為汗衰是亦邪盛而精衰不能勝其病也至于志舍于精精氣已衰志不能藏今狂言者且失志也失志者死由此觀之則身熱而不能食者一死也脉躁盛者二死也狂言者三死也有三死而無一生雖愈為必死也夫曰雖愈亦暫似可愈而終不能有成功矣

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為汗解此為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

其為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

按陰陽別論靈樞五變篇俱有風厥

此言病熱汗後而煩滿不解者以其太陽感風少陰氣厥名為風厥之證而當行補寫之法也汗出之後而身有復熱以風氣尚在也汗出之後而煩滿不解以下氣上逆也其病名曰風厥正以足太陽膀胱經受風少陰腎經與其為表裏也腎經得膀胱之風熱則氣上從之而為厥耳所以治之者亦惟寫太陽之風補少陰之氣而合表裏以刺之又當飲之以湯劑以止逆上之腎氣則可以治斯疾也

帝曰勞風爲病何如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也使人強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俛仰目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脾則死也

此言勞風之證當有治之之法也勞腎勞也從勞風生故曰勞風腎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故腎勞風生其治法在於肺下不但當治腎而已且其爲病也正以膀胱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人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轉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今腎精不足外吸

膀胱膀胱不能上營故使人頭項強而視不明也肺被風薄勞氣上薰故令唾出若鼻涕狀腎氣不足陽氣內攻勞熱相合故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然所以治之者亦唯救其俛仰而已蓋強上冥視唾出若涕不能俛仰此疾最爲苦之今特救其俛仰則膀胱引精上肺者計在三日中年者計在五日素弱不精明者計在七日可使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或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脾則死也所以必救其俛仰而使

之出耳

愚細玩此節之辭似爲醫籍中之勞證其治之法止有以救俛仰一句當爲鍼法及導引之

法但其法不傳不敢強爲之附

帝曰有病腎風者面附龐然壅害於言可刺不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于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真

氣上逆故口苦舌乾臥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膈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脉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脉閉也胞脉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帝曰

善不否同按風水之證又見水熱穴論奇病論靈樞論疾診尺篇

此節詳腎風有風水之名必有諸證可驗也面者首面也附者足面也面附龐然而腫平人氣象論曰面腫曰風足腫曰水是也又害於言者蓋腎之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妨於言也然其腎氣既虛則不當刺有不當刺

而刺則五日間邪氣當復至矣當邪氣復至之時必少氣必時熱必熱從胸背上至頭皆汗出必手熱必口乾苦渴必小便黃必目下腫必腹中鳴必身重難以行必月事不來必煩而不能食必不能正臥正臥則欬此固腎風之病而其名又曰風水也何也凡邪之所轉於陽經者其陽經之氣必虛邪之所轉於陰經者其陰經之氣必虛今腎虛者陰虛也陰虛則陽邪轉之故少氣及時當發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以腎脉絡于少腹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以腎脉注胸中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者以腎脉入肺中今邪氣上迫于肺也諸凡

有水氣者微腫先見于口下也蓋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乃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口苦舌乾者以真氣上逆也不得正偃者以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以病本于胃胃中作鳴也煩而不能食者以邪氣薄脾則煩而不能食也其食不下者以胃脘膈塞也身重難以行者以胃脉在足也月事不來者以胞絡宮中之經脉閉也正以胞脉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

俱同惟此一證則有異耳

逆調論篇第三十四

內論諸證或陰陽偏勝或營衛俱虛或卧行喘息皆逆調使然

故名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為之熱而煩滿者何也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為去聲

此言病有熱而煩滿者以其陰氣少而陽氣多也陰氣者諸陰經之氣及營氣也陽氣者諸陽經之氣及衛氣也人身有非常之溫有非常之熱為之極熱而煩躁脹滿者是乃陰氣衰少陽氣太勝故然耳據第三節以並此節則此節似非外感也當為內傷耳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岐伯

曰是人多痺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

此言病有寒從中生者以其陽氣少而陰氣多也人身非衣服之本寒非寒氣之在中而身寒從中生者是人必多痺氣也陽氣少而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也

陰氣陽氣與上節同

按此曰痺氣者即靈樞壽夭剛柔篇之所謂寒痺也

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燥也

此言病者有四支熱遇風寒而愈熱者亦以陰氣虛而

氣盛也。四支者屬陽，風亦屬陽。一逢風寒，兩陽相得，况陰氣衰少，則水少不能滅盛火，而一身之陽氣獨王，獨王則不能生水，唯陽氣獨勝而止。是以遇風寒而如炙於火，如火之熱，且人有是病者，久則其肉必當消燉也。
按此節當為內傷兼外感者歟

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為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為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臟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

骨痺，是人當學節也。

長上聲

此言病有極寒者，固以腎水之至衰，而不知凍慄者，又以肝心之有火也。人有身極寒者，湯火不能熱之，厚衣不能溫之，而不至凍慄者，何也？正以是人者，平素腎氣頗勝，恃其勝而專以水為事，縱慾忘返，故足太陽膀胱之氣衰少，足少陰腎經之脂枯，况腎經止有一水，而肝心共有二火，一水不能勝二火，火盛則水益衰，所以腎水不能生骨，骨不能生髓，而寒甚至骨，自非湯火厚衣之所能熱也。其所以極寒者，信由于此。然所以不凍慄者，亦以肝固一陽也，內有足少陽之火，心則二陽也，心

有君火而心包絡中又有手少陽三焦經之相火一水不能勝此肝心之二火故不至凍慄耳且此病又曰骨痺是人當有骨節拘攣之證也豈特身寒而已哉

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謂何疾岐伯曰營氣虛衛氣實也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

此言人之肉苛者以其營衛俱虛身志不應其死必也苛瘠重也即下文不仁不用也不仁者不知寒熱痛痒也不用者不能舉也言有肉苛者非不近衣絮也而其苛自若正以營氣者陰氣也運于內為陽之守故其氣

虛衛氣者陽氣也運于外為陰之使故其氣實太陰陽明論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此即本節虛實二句之義指大凡營衛二氣之義論之非就肉苛者一人而言也惟此肉苛者營氣虛則營不能生血而血無以充其形故不仁衛氣虛則衛不能溫分肉克皮膚肥腠理司開闔故不用不仁且不用肉甚瘠重其肉未必有減于昔也且其身用而志不內應志為而身不外隨兩者若不相有然故曰死

帝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

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
 故岐伯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
 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
 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下經
 曰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
 此肺之絡脉逆也絡脉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
 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卧卧則
 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
 津液主卧與喘也帝曰善按病能論有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之義可參看義與此異
 此言人有逆氣諸證有關於胃者有關於肺者有關於

腎者之不同也言人有不得臥者是不能安臥也而鼻
 息呼吸喉間有音此其故何也乃胃病也胃者足陽明
 也凡足之三陽其脉自頭走足今足陽明之氣逆而上
 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
 下行今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正下經所謂
 胃不和則臥不安也人有或臥或行起居如故而其
 息有音者何也乃肺病也肺之絡脉逆也絡脉者列缺
 為絡穴其氣旁行於手陽明經今絡脉不得隨經上下
 故留於本經而不能行之別經然絡脉之病人也微故
 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人有不得安臥而臥則必喘



者何也。是腎病也。乃水氣之所客也。水循津液而流。故水客則臥不安。縱卧則喘。正以腎者乃水藏也。主津液。今腎經客水。空乎其臥則喘也。夫帝之所問者六。而伯之所答者三。有脫簡耳。愚今以意推之。其所謂不得卧而息無音者。是胃不和。而其氣不甚逆也。有得卧得行而喘者。是胃不病。而肺腎病也。肺主氣。故肺病則喘。腎主骨。故行則骨勞。所以至于喘也。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是胃病腎病肺病也。行臥皆難。喘則甚于有音。此所傷之尤甚者歟。

○瘡論第三十五

瘡凌虐之義。故名篇。當與靈樞歲露篇第七十九參看。

黃帝問曰。夫瘡瘡皆生于風。其畜作有時者。何也。岐伯對曰。瘡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帝曰。何氣使然。愿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陽併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營氣之所舍也。此令人汗空。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

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于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咳音肯後世從瘡誤也畜靈樞歲露篇作穡其義同蓋穡即積之義故其畜皆從禾仲當作呻欠越俗謂之呵欠

此言瘧之始發所以寒繼而所以熱然所以成此疾者以夏傷于暑秋遇乎風故隨衛氣之出入而一日而作

也瘧瘧者瘧之總稱也

王註以為老瘧不必然格致餘論朱丹谿亦以為老瘧乃日隔

兩日一作纏綿不已故有是名愚思本節有是以日作句則每日一作之瘧亦是瘧瘧非必隔兩日者乃瘧瘧也但本節起語曰瘧瘧皆生于風則皆之一字凡寒瘧溫瘧瘧瘧不分每日間日三日皆可稱為瘧瘧也兄弟十一節明有間二日或間數不發之謂畜發時之謂作日之語何嘗另指為瘧瘧

呻為腎之聲欠為腎之病道猶路也

據下文有其道遠則此道當以路訓

之伯言瘧之始發一身毫光先起隨即呻欠交至寒慄

鼓頷腰脊俱痛可謂寒之極矣及其寒稍過時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此乃瘧疾始終之大略也帝以何氣使然何道往來為問伯言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陰陽之上下交爭也陽入之陰則陽虛而陰實陰出之陽則陽實而陰虛是陰陽之虛實更作也或上或下或出或入皆陰陽之相移也何也瘧之始發也陽入之陰是陽并於陰也當是之時則內之陰氣實而外之陽氣虛矣陽虛者三陽虛也以言陽明之虛則寒慄而鼓頷蓋足陽明胃經之脉自交承漿

却分行循頤後下廉出大迎下人迎今胃之經氣虛則惡寒戰慄而頤頤振動也以言巨陽之虛則腰背頭項皆痛蓋足太陽膀胱經之脈從頭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故膀胱之經氣虛則腰脊皆項痛也此正下文所謂外無氣故寒也觀二陽經則少陽經亦虛矣三陽俱虛則氣并于內內之陰氣勝所以骨寒而痛以寒之生于內也外焉寒慄鼓頤而內焉骨寒而痛故中外皆寒矣由是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此乃本篇下文之意始與下文發熱方有來歷陽與陰復并于外則外之陽氣盛而內之陰氣虛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外皆熱所以發

喘而渴必欲得冷飲以救之也由此觀之則瘧氣者陽

并於陰則陰勝陰并於陽則陽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

此數語見第八節彼此義正相同此可知其陰陽之氣使然亦可知其

內外之氣相通也然所以致此疾者始於夏之暑發於

秋之風寒而由衛氣以為之出入耳此皆得之夏傷于

暑熱氣盛藏于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彼營氣在內為陽

之守者乃陰氣也此暑伏于陰氣之中特未之發焉耳

至於人之汗空踈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又浴之

以水則此風水之氣亦舍於皮膚之內又與衛氣并居

下文所謂秋傷於風則病成者是也夫暑熱伏于營而

風寒居於衛。營專在內。無自而發。衛行于外。二邪隨之。以出入焉。故衛氣者。晝行于足手六陽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陽而外出。瘡之所以發也。夜行于足手六陰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陰而內入。瘡之所以蓄也。肉外相薄。隨衛而行。是以一日一作也。病之始末。蓋至是而備矣。然玩下文語意。則此當為先寒而後熱之寒瘡歟。

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于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

間去聲
著者同

此言瘡之所以間日而作也。言間日而作者。由于邪氣之舍深。內薄於營氣間。與夫五臟之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彼衛氣每日獨發于外。而此陰邪附着於內。獨發者。其行速。而內著者。其發難。陰邪方與衛氣相拒而爭。不能與衛氣俱行。而不得皆出也。是以間日而作耳。

帝曰。善。其作日。晝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腑。循脊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腑。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腑。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

也。其出於風腑。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脉。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益早也。按此當與靈樞論首節參看。但此曰二十五日者。連風腑之項骨三椎而言。彼曰二十一日者。除項骨言自大椎而始也。故二十六日。與二十二日亦不同。

此承第一節言瘧發有日遲者。以其邪之入者日下。而其後漸至於早者。以其邪之出者日高也。帝問瘧有始發。日遲一日。而後至。日早一日者。何氣使然。伯言風寒等邪。初客於風腑。即督脉經穴也。自項脊循膂下行。脊旁為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旦復出於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於項。轉行後項。大會於督

脊之風腑穴。大凡人之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是

大椎。又名百勞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其為二十四節。

一云應二十四氣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矣。蓋此邪先

客于脊背也。衛氣每至於風腑。則腠理開。而邪氣入。邪

氣入而病成。本作字但此作字言病成也不與衛氣相逢。則不先衛

氣而出。以此日作稍遲也。及其出之於風腑也。始時入

於風腑。連下項骨三椎。日下一節。至二十五日。下至骶

骨。則二十六日。乃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脉。即膂筋之

間。蓋腎脉循腰內後廉。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脊上貫

肝鬲入肺中。以其貫脊循膂。伏行。故謂之伏膂之脉也。

由是循伏膺之脉而上行約有九日此邪上行缺盆之中即陽明胃經穴也。在前頷下橫骨陷中其氣日高故瘧之作也。

隨衛氣而出者較之於前而日早耳。又按本節言邪氣日下一節為入深

而後至第十一節言有間日數日發者為邪氣與衛氣不相值何朱丹谿乃以為三日一發者受病一年間日

一發者受病半年一日一發者受病一月則一年半年一月之義何據而然

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于五臟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

此承第二節言瘧之間日而作者而又重明之也。

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汗其日作

者奈何岐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膺而下者也故虛實

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

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

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

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

之所合則其府也。不當風汗之汗字靈樞歲露篇作府字中去聲

此亦承第一節而言瘧有日作者乃邪氣因衛氣而出

而有等邪中異所則其所發亦隨衛氣之所出也帝言

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乃開開則邪氣乃入入則病

作。作者胚胎之義下同夫曰衛氣至風府而邪氣反入此乃衛氣

之虛者也。今邪氣與衛氣日下一節，則邪氣所發去風府已遠，不必盡留于風府，乃因衛氣之每日大會于風府，而其瘧日作者何也？伯言邪氣者必客于頭項之風府，循膂而下，如第三節之所言也。然衛氣所行之分肉有虛實不同，故邪之所中者亦隨虛而異其處，不必盡當平聲於風府而入也。是以邪中於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邪氣至於背而病；中於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邪氣中手足而病。衛氣所在之分肉與邪氣相合，則病發。故風之所感無常所，則無常府。府者，凡物之所聚，皆可以言府也。非風府之府也。衛

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乘虛而合之。或頭項或背，或腰脊或手足，皆府也。此皆不由風府而入者，則邪氣亦不盡出入於風府，故隨衛氣而發也如此。

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按此節曰風乃本經風論之風

此言風證無時而休，瘧證有時而休，皆各有其由也。帝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瘧證之所感者，有暑有寒，亦有風也。本相似同類，而風證常在，無時休止，瘧則有作有止，得以有時而休者，何也？伯言風氣客于其處，則亦常

留其處故常在而無作止之時惟瘧氣則隨經絡而入
日沉而依薄于內如上文日下一節舍于營氣舍於五
臟橫連募原之謂故必因衛氣之出而邪氣乃作也
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
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膚之中
秋傷于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于
寒而後傷于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帝
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
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其但熱而不寒者
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

瘧

水寒當作小
寒瘧從于反

此言瘧有寒瘧溫瘧瘧瘧之殊也夏時傷于大暑矣其
汗有大出時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小寒藏於腠
理皮膚之中猶未遽發瘧也至秋傷于風則瘧成矣但
其作時則先寒而後熱耳正以寒氣屬陰風氣屬陽今
小寒重感於夏而風氣又感於秋則先感陰氣後感陽
氣此所以先寒而後熱也然其病雖曰夏傷於暑而感
暑之後感其小寒又先于感風則寒氣以為之病機名
曰寒瘧有等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則先感陽氣後感
陰氣所以先熱而後寒也此則風氣以為之病機名曰

溫瘧。據後第十三節。以冬中于風。而發于春者為溫瘧。則溫瘧非夏感于暑而發于秋者比也。故今秋時之瘧。惟先寒而後熱者最多。要知溫瘧原非秋時有也。又有但熱而不寒者。肺氣

者。陰氣也。肺氣熱盛于身。厥逆上衝。乃陰氣阻絕也。因

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于皮膚分肉之間。則陽氣盛

而獨發。所以但熱而不寒也。其證少氣者。氣虛也。煩冤

者。裏熱也。欲嘔者。胃熱而不和也。表裏俱熱名曰瘧瘧。蓋凡

病熱者。皆可名為瘧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

為肺氣。而陽氣為風氣。心肺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

以為瘧瘧也。此證也。亦必發之于秋者歟。按本經分明言瘧之由成

有暑有寒有風。而朱丹路乃謂有食有痰。又謂有氣虛血虛。又謂有氣瘧。愚思之。皆由風寒暑三氣成瘧。而瘧

後有食痰虛證。非食痰虛證。即能成瘧也。又聞有瘧瘧瘧瘧者。獨非三氣之所成乎。又聞有鬼瘧者。用符咒而愈。非真有鬼也。邪氣已衰。用符咒驅之。吾心似有所恃。而瘧遂不發耳。否則瘧鬼未附人身之先。將存于天地間何所哉。

帝曰。夫經言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為有餘。寒為

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

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湏其自衰。

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

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為其病逆。未可治也。夫

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

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

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至。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

瘧火沃切。漉音鹿。為極則復至。王註復字讀甲乙經全元起以至字連上讀者是亡無同。接引經言有二。俱出靈樞逆順第五十五篇。

此詳言瘧氣未發之時。陰陽未并。邪氣未盛。故當乘此而治之也。帝問大凡有餘者補之。不足者寫之。人之病熱。其勢似為有餘。人之病寒。其勢似為不足。殊不知經

言有餘者。乃邪氣之有餘。不足者。乃真氣之不足。而外感之為熱。為寒者。皆有餘也。非不足也。但帝所以問之意。全在須其自衰而刺之之義。且以有餘不足。與寒熱相類。故借其辭以發之。言瘧者之寒也。非湯火之能溫。與不足而相類。及其熱也。非冰火之能寒。與有餘而相類。斯時也。正瘧發之際。雖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而後可施以刺之之法者。何也。伯言經謂無刺熇熇之熱。熇熇者。熱盛如火也。無刺渾渾之脉。脉以邪盛而亂也。無刺漉漉之汗。漉漉者。汗大出也。茲而無刺之者。為其病勢正盛。而刺之則逆其病氣。所以未可治也。是何也。

吾試以瘧之始終言之。方其始發也，陽入之陰，則陽氣并於陰，斯時也，三陽虛，則內之陰氣盛，而外全無氣，所以寒慄鼓頷，頭項俱痛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陰與陽復并於外，則內之陰氣虛，而外之陽氣實，故隨熱而渴，欲得冷飲也。由此而觀，則瘧氣繼焉，并於陽則陽勝始焉，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為寒，陽勝則為熱如此。此正與首節相同正以瘧乃風寒不常之氣，病極則復至，不特一發而已。方其發時，熱如火，速如風雨，誰得而止之，故經言又曰：方其盛時而刺之，則毀害真氣，因其衰時而刺之，則事必昌平。此正無刺熱盛脈亂汗多者之謂也。又

何也。瘧未發時，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乃安。邪氣乃無，所以必當乘此而治之也。彼良工不能治其已發，謂非以其氣逆之故哉。按後人用藥，必當在瘧氣未發之前，方有為効。不但用鍼為然，若瘧發而用藥，則寒藥助寒，熱藥助熱，反無益而增其病勢矣。此義當與靈樞逆順篇參看。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岐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此承上文而言瘧氣未發之時，當有治之之法也。言瘧本可攻，攻之宜早，方瘧之將發，陰陽將移，必從四末而

始四末者手足之指也。四末為十二經并榮俞經合之所行。故陰陽相移必從此始。如手大指屬手太陰肺經。次指屬手陽明大腸經。肺經行於大腸。一陽一陰為之表裏。故陽已為邪所行而傷陰必從之而行。即肺與大腸以爲十二經之例。必先于未移之時。堅束其四支之處。使邪氣在此經者不得入於彼。內之陰氣不得出於外。又必細審詳候。見其邪在孫絡。至盛且堅者。皆刺出其血。此則真氣自往而邪未得并。所以堅束刺血之法。皆有可行者如此。

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

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乃休。衛氣集則復病也。

此言瘧未發時之所驗。以衛氣離而病得休也。帝問瘧不發時其應何如。應者驗也。伯言瘧氣之發必更盛更虛。陽入之陰則陰盛而陽虛。陰出之陽則陽盛而陰虛。當瘧氣之所在。在陽經盛則身熱而脈躁。在陰經盛則身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寒熱皆已。始焉隨衛氣而出者。至此與衛氣相離而休矣。其可驗者如此。必待衛氣再集則此瘧復發耳。視此未發之驗。大有不同者矣。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

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間去聲

此言瘧有間二日而發有發時必渴有發時不渴皆各有其由也。瘧之相間而發者正以邪氣之發必隨衛氣而出凡衛在六府而邪亦客於六府邪氣有時不與衛氣相值故邪氣不隨衛氣而出也。所以有間二日有間數日而發者耳。至於渴之有甚有不甚者亦以瘧之為病陰出之陽則陽勝而熱甚熱甚故渴也。陽入之陰則陰勝而熱不甚故不渴也。按本經分明言瘧之問二日間

數日者以邪氣與衛氣不相值格致餘論云丹谿謂三日一發陰分受病也。於子午卯酉日為少陰瘧作於寅申巳亥日為厥陰瘧作於辰戌丑未日為太陰瘧。夫以子午屬少陰者彼見五運六氣之子午年屬少陰君火司天則當以卯酉陽明燥金為在泉遂指之曰少陰厥陰太陰亦然章合附會殊非經旨况子午日用少陰藥而卯酉日又可用少陰藥乎。往往用之亦無應無理甚矣。且丹谿治瘧一門凡經絡治法全與內經不合。故後世用丹谿之方不能取効者多矣。又明醫雜著以發十甚者為氣虛用四君子湯發于夜者為血虛用四物湯晝夜俱發者為氣血俱虛用八物湯是以內傷者而治外感俗之所謂關門捉賊也。無理太甚矣。

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此言瘧有四時發者其證不同不止於秋時之病瘧也。

生氣通天論陰陽應象大論皆言夏傷暑秋必病瘧則瘧必以秋而發也而今不必應於秋者何也伯言四時皆有所應之瘧其病異狀正以四時各相反耳故秋時為瘧者熱在肌肉熱極則寒故其寒也甚冬時病瘧者陽氣伏藏不與寒爭故其為寒不甚春時病瘧者陽氣外泄腠理開發故惡於風夏時病瘧者暑熱薰蒸津液外泄故多汗其病之異狀如此

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岐伯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肉腠理發泄或有所

用九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

舍去聲
中去聲

此詳溫瘧之義也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其寒氣藏於骨髓之中正以腎主骨也至春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蓋亦隨衛氣而出耳此病始時何所舍藏實藏之於腎也正以腎主於冬冬時藏邪由風府下行於伏膂之脉故曰腎藏之也又復上行出於缺盆之中則從內而出之外矣如是者始而陰出之陽則陰虛而陽盛

陽盛則熱矣。既而陽氣逆極，則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病名曰溫瘧也。由此觀之，則溫瘧之所舍者腎耳。若夫寒瘧之所舍藏，已見於第一節中矣。

帝曰：瘧瘧何如？岐伯曰：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于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于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肌肉，故命曰瘧瘧。帝曰：善。

此詳言瘧瘧之義也。肺經素有熱氣，盛於其身，以致氣逆上衝，其中氣頗實，而不能外泄。因有所用力之時，腠理乃開，遂使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熱病乃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病之所以大熱也。與內陰分之氣，甚不相及，故止熱而不寒。此熱氣者，內藏於心肺，而外舍於分肉，令人消燂肌肉，病命曰瘧瘧。由此觀之，則瘧瘧之所舍者，肺與心耳。

○刺瘧篇第三十六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暍暍然，熱止，汗出，難已。刺郄中出血。

此言膀胱經之瘧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陽之脉，從

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髀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
 者從髀內左右別下貫髀過髀樞故令腰痛頭重寒從
 背起也其先寒者固以熱極生寒而後寒者亦以寒極
 則熱但先寒之寒則內熱之極耳熇熇者甚熱狀也暍
 暍者亦熱盛也張仲景以暑証為暍而此云暍熱生本
 為真氣虛熱止則為真氣復今氣復而汗反出是乃邪
 氣盛而真氣不勝故此瘧難已當刺郄中以出其血郄
 中者即委中穴係本經也在膈中央約紋中動脈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王註又以
為金門者未的
 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休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

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刺足少陽解解同惡去聲

此言膽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陽之瘧令人身
 體解休解休者即謂之曰寒則寒不見甚謂之曰熱則
 熱不見甚是也王註釋解休之義本此唯惡見人如見人則此心
 惕惕然而恐懼也蓋膽本屬木木邪盛則胃受之胃熱
 盛則惡人但胃氣虛見人則有恐懼意耳陽明脉解篇
 謂陽明盛則喘而惋惋則惡人者是也及其後也熱多
 汗出甚正以熱盛則熱多而中風則汗出當刺足少陽
 本經之穴耳王註以為俠谿谿主之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中刺三分留二呼灸三壯
 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

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足陽明跗上。

此言胃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陽明之瘧冷人先寒洒淅其寒最甚久乃寒變為熱蓋以熱盛則外先寒而久寒久則始變而為熱至於熱去則汗出亦邪氣勝而真氣不勝故也。喜見日月光又欲見火氣乃快然陽明脉解篇謂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蓋陽明本多氣多血熱邪盛則惡人與火而今反喜之者乃胃氣之虛故也。當刺足陽明跗上之衝陽穴耳。是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寸刺三分留十呼

壯 炎二

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

則善嘔嘔已乃衰即取之。

樂音洛 好去聲

此言脾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陰之脉支別者復從胃上鬲注心中故心之志為喜今子既受病母必憂之乃不樂惟不樂故好太息也。脾主化穀邪氣薄之故不嗜食脾之外為三陽經脾之內為三陰經正陰陽出入之界故多寒亦多熱也。脾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故病氣來至則嘔嘔已病乃衰也。俟其衰後即取本經之穴以刺之耳。王註以為公孫主之在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刺四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

此言腎癰之證也。足少陰之脉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故嘔吐皆甚。其寒熱不時，故皆多。但就中論之，腎為陰藏，陰氣生寒。今陰氣不足，故熱多寒少。胃脉欲獨閉戶，癰而處。今土刑其水，胃病反見於腎癰也。其病難已，正以土刑其水也。按甲乙經云：其病難已，取之本經之穴耳。按甲乙經以為太谿大鍾主之。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中，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大鍾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鍼三分，留七呼。灸二壯。

足厥陰之癰，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癰狀，非癰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陰。癰音隆，數音朔，悒音邑。

此言肝癰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足厥陰脉循股陰入

髦中環陰器，抵小腹，故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而為癰也。然非真癰也。數欲小便之意耳。腎之志為恐，故恐懼者，腎氣不足，且腹中悒悒，然而不暢也。當刺足厥陰之穴耳。王註以為太衝主之。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脉陷中，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此事難知。集孝東垣治足六經癰方，是太陽用羌活加生地黃湯，柴胡加桂湯，足陽明桂枝二白虎黃芩芍藥加桂湯，足少陽小柴胡湯，足太陰小建中湯，異功散，足少陰小柴胡半夏湯，足厥陰四物玄胡苦練附子湯，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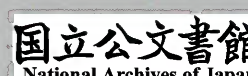
肺癰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太陰陽明。間去聲。

上文言足之六經已盡矣，而此下五節又以肺心肝脾

腎言之其肝脾腎已為上文足三陰之瘧而後又重言其詳耳此節言肺瘧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肺瘧令人
 心寒者邪盛乘所不勝也寒甚則熱熱間善驚如有所
 見者心氣不足肺邪有餘所致也當刺手太陰肺經與
 手陽明大腸經耳王註以肺經之列缺大腸經之合谷
 留三呼鳴五吸灸三壯合谷在手大指次
 指岐骨間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手少陰
 此言心瘧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煩心者心熱則煩且
 甚故欲得水以救之惟其熱甚則反寒多蓋熱極生寒
 也寒既久則火少衰所以不甚熱也當刺手少陰心經

之穴耳王註以為神門主之掌後銳骨
 端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

肝瘧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
 此又言肝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厥陰之
 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癆狀恐懼氣不足腹
 中悒悒然不止此在經而不在藏也肝色蒼蒼然者色
 不明潤也太息者病氣不舒也其狀若死者厥陰為陰
 之盡而邪氣入深身不能動也當刺足厥陰肝經之穴
 以出血耳王註以為中封主之足內踝前一寸筋裏宛
 宛中仰足取陷中伸足乃得之鍼四分留七
 呼灸三壯
 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刺足太陰



此又言脾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然在經而不在藏也。脾脉上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高挾咽，故令人腹中痛。熱則腸中鳴，水與火相擊而成聲也。鳴已汗出，熱久邪散也。當刺足太陰脾經之穴耳。王註以為商丘主之。

腎瘧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

此又言腎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然在經而不在藏也。腰者腎之府，今腎有熱，則令人洒洒然，腰脊痛也。宛轉則難於轉身也。大便難以腎主二便而腎氣不足，故大便難也。日眴眴然，水虧則火盛，故目不明也。當刺足太陽膀胱經與足少陰腎經之

穴耳。王註以膀胱經之委中，腎經之大鍾，主之。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治五藏瘧方：肺瘧用黃芩加芍藥湯，心瘧用桂枝黃芩湯，肝瘧用四逆湯，通脉四逆湯，脾瘧用小建中湯，芍藥甘草湯，腎瘧用桂枝加當歸芍藥湯，胃瘧用理中湯，九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饑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脉出血。

此言胃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陽明之瘧

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
 光火氣乃快然然在經而不在府也六府止又以胃瘧
 重言者蓋胃為六府之長也且將也將病之時善饑而
 不能食縱有所食而支滿腹大以胃熱脾虛也當刺足
 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之橫脉出血耳王註以胃經之
 萬兌解谿三里
 主之以橫脉出血為脾經謂足內踝前斜過大脉則太
 陰之經脉也厲兌足大指次指端去爪甲如韭葉刺一
 分留一呼灸一壯解谿衝陽後一寸半陷中刺五分留
 三分灸三壯三里在膝下二寸胫骨外廉兩筋間刺三
 分留三呼
 灸三壯

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脉開其空出其血立寒

此言瘧發將欲熱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瘧發身方熱

則刺跗上之動脉當足衝陽穴也蓋足陽明胃經者乃

五藏六府之長也故取其穴以刺之足跗上五寸動脉
 鍼三分留十呼灸

三壯接鍼灸聚英即衝陽穴下載刺禁論云
 刺足跗上大脉血出不止死則衝陽無疑也則開其空
 以出其血其瘧立可寒矣

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

此言瘧發將欲寒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瘧發身方欲
 寒雖未發熱而熱盛將寒也肺為氣之主而胃為六府
 之先脾為五藏之主腸胃為海當刺此四經開其空以
 出其血則可以無寒矣王註以為四經
 之井榮主之

瘧脉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傍五腧俞各一適肥瘦出其

血也。肱去魚反。

此言瘧脉滿大急者。當有刺之之法也。瘧脉滿大急。當

刺背俞。曰大杼穴者。項後第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得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又用中鍼刺。傍五腧。曰噫。噫穴者。左右各一。噫。諱去

三寸。自附分。魄戶。膏肓。神堂。數至噫。噫為第五。故曰五

壯。俞去脊中左右各開三寸。正坐取之。以手重按病人

言噫。噫應手。鍼六分。留三呼。寫五吸。灸二七壯。肥者。深刺。多出其血。瘦者。淺刺。少出其血。此乃刺法之要也。

瘧脉小實急。灸脛少陰刺指井。

此言脉有小實急者。而有刺之之法也。瘧脉小實急者。

當灸足少陰腎經之脛。曰復溜穴。又刺足太陽膀胱經。

即足小指之井穴。至陰。蓋足少陰之井在足心。名湧泉。

穴。故不曰指。今曰指井。則是足太陽膀胱之井穴。與腎

為表裏。故刺之耳。復溜。足內踝上二十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至陰。足小指外側

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

瘧脉滿大急。刺背俞。用五腧。各一。適行於血也。

此重言瘧脉滿大急者之刺法也。背俞即大杼。五腧。

即噫。噫適行。至於血者。即適肥瘦。出其血也。

瘧脉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

此言瘧脉緩大虛者。當用藥。而不用鍼也。蓋瘧脉緩大。

與前滿大急。小實急者。異矣。而又兼虛。則便宜用藥。以

調理之。不宜輕用鍼以出血也。若出血則益虛矣。

凡治癰。先察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

此言治癰。貴在未發之前。其時候止如食頃。即可以治之也。前篇曰。無刺焯焯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為其氣逆。不可治也。又曰。自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又曰。癰之未發也。陽未并陰。陰未并陽。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王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皆言當治之于未發之先。而不可治之於已發之後耳。此則言治之於未發之先者。其時候止。如一食之頃。或用鍼。或用藥。即可以治之矣。若過此食頃。而至

于已發。則失時。不可為矣。

諸癰而脈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

此言諸癰之脈不見者。當有刺之之法也。諸癰而脈不見。邪盛故脈沉。當刺手足十指間井穴出血。血去則癰可已。又必先視其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以出血也。十二癰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也。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不已。刺舌下兩脈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脈者。廉泉也。

此言刺十二經之癰者當曲盡刺之之法也。十二經之癰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經。脉氣之病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勢衰。二刺則知其甚衰。三刺則病已矣。如不已。當刺舌下兩脉出血。乃任脉經之廉泉穴也。如不已。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委中盛經以出血。又兼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俠脊者。則大杼風門穴也。廉泉。頷下結喉上四寸中央。鍼一分。留七呼。灸三壯。委中。膈中央。約文動脉中。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大杼。項後第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風門。一名熱府。二椎下。兩旁去脊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

痛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腰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

此言凡刺癰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以先刺之也。癰發時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上星百會穴及兩額之懸顛穴。兩眉間之攢竹穴以出其血。先項背痛者先刺其項之風池風府穴。背之大杼神道穴以出其血。先腰脊痛者先刺委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心經手陽明大腸經及十指俱出其血。皆井穴也。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胃經及足十指間之井穴以出其

血

風癘癘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

此言刺風癘之法也風癘之發刺汗出惡風當刺足三

陽經背俞之血者即足太陽膀胱俞足陽明血俞足少

陽膽俞是也膀胱俞十九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

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膽俞

十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五

筋痠痛甚按筋名曰肘髓病以鑱鍼鍼絕骨出血立

已筋洪芴反鑱鉤銜反

此言刺筋痠痛甚之法也筋痠痛甚不可按者按之益

痛也名曰肘髓有病當以靈樞九鍼論中第一鍼曰鑱

鍼者鍼其足少陽膽經之絕骨穴以出其血則病自己

矣足外踝上三寸動脈中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

身體小痛刺至陰

此言刺身體小痛之法也身體小痛則邪感太陽經而

其邪未深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井穴至陰也足小指外側去

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五呼灸三壯

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

此承上文而言刺諸陰經井穴之法也上文言太陽至

陰之穴乃井穴也凡刺手足六陰經之井穴慎無出血

當間日以一刺之則其邪氣自泄不必至於出血也
瘡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

此言瘡有間日而作者即其渴不渴而當分經以刺之
也瘡有間日而作但不渴者熱未甚也當刺足太陽膈
腧經之穴亦有間日而作而發渴者熱之甚也當刺足
少陽膽經之穴蓋邪有淺深斯有渴不渴之分也故刺
之者有三陽一陽之異如此

溫瘡汗不出為五十九刺

此言刺溫瘡而汗不出者當另有刺之之法也五十九
刺見刺熱篇第三十一靈樞經病第二十三 四卷終

